

書名 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撰者 唐 杜佑 撰, 明 王德益、吳鵬 同校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史-政書 歷代通制
 索書號 貴重-17
 編號 B3510400

卷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5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五

職官七

諸卿上 總論諸卿

太常卿 丞奉禮郎主簿博士
 太樂署 鼓吹署 兩京郊社署
 太卜 廩犧 汾祠 太醫署

光祿卿 丞良醞署主簿掌醢署
 太官署 珍羞署

衛尉卿 丞守宮署主簿武庫署
 武器署 左右都候

宗正卿 丞諸陵署主簿崇玄署

太僕卿 丞典牧署主簿乘黃署
 諸牧監 典廄署

大理卿 丞司直評事監獄丞

諸卿附 少卿

杜氏通典卷第十一終

杜氏通典卷第十二

食貨十二

輕重 平糴常平義倉 周 戰國 漢 後漢 晉 宋 齊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太公為周立九府園法解在錢幣篇太公退又行之于齊

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 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

則賤所 急則貴人君不理則畜費游於市謂賈人之 多畜積也乘民之

不給百倍其本矣給足也 以 十取百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

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

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積

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 多 藏穀也民有餘

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

民輕之之時官為歛羅民重之之時官為散之

凡輕重歛散之以時

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藏藏鏹千

萬六斛四斗為鐘鏹錢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鐘之藏藏鏹百萬

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供奉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

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侮之管子曰

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

視國之美美餘也羊見反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

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

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

調焉穀賤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

也周易損卦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沙門一行注曰十朋者國之守龜象社稷之臣能執

承順之道以奉其君龜之為物則主人之重寶為國之本損而奉上則國以之存損而益下則人以之存

言於法則調盈虛御輕重中和之要若伊呂太公管仲之所執夫龜者上達祇神之情下乃不言而信於

人也斯故往者用之為幣則一行深知其道矣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

以來其要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

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

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

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

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水草兼處曰沛

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

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各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

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

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

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

公曰何謂也對曰令

諸侯之子將委質者

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

虎之皮

雙虎之皮以爲裘

卿大夫豹飾也卿大夫上大夫大夫列大

夫豹檐

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檐音昌詹反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

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若

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以

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言堯舜常用此數

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

富者能奪抑其利貧

者能贍恤其乏乃可爲君

國有十年之蓄

用之蓄積常餘十年

而人不足於

食皆以其技能冀君之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

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於上也

食者人之司命言人君唯以食能制其事

所以人無不繫於號令

且君引鋸鋸籌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

其數矣人之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委積

則是矣然而人有饑餓不食

音嗣者何也穀有所藏也

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凡人計口受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富豪之家收藏其

穀故然則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羨餘也不足則君雖強

本趨耕

本則務農趨讀爲促

乃使人下相役耳音惡鳥能以爲理

人君不能散富豪之積均有餘以贍不足雖務農事督促播殖適所以益令豪富驅役細人終不能治理

所謂須有制度於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其間兼輕重之術

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誦與屈同屈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

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音予

與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戴上如日

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

不能調通人利不可以語制為大理分地若一彊者

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什倍人之功取以一愚

有不廢賡猶賞也音庚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也夫人富

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不行

萬人之不理貧富之不齊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謂塞

劔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

用故善為天下者無日使之使不得不使無日用之

用不得不用使其不知其所以然若鉅橋之故善為

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

以朝天下常以數傾之若服桓公問曰不藉而贍國

為之有道乎管子曰執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

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泰猶當也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所止

令之所發謂山此物之高下之時此人之所以相并

兼之時也君素為四備以守之泰春人之且所用者

泰夏人之且所用者泰秋人之且所用者泰冬人之

且所用者皆以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

糧食必取贍焉則豪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

人大賈不得擅其利管子對曰士受資以

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穀貨在上

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

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君實

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

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

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

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

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

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種糧之類者官司

如要其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

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

輕重之本旨推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

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此篇經秦焚書港蓄

人間自漢與晁賈桑取諸子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

少尋覽無人注解或編斷簡蠹或傳訛寫謬年代綿

遠詳正莫由今且梗槩粗知固難得搜擇其文字凡

閱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

况幾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模楷則同刻舟膠柱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而無稅於天下

而外因天下可乎對曰昔武王有鉅橋之粟貴糶之

數武王既勝殷得鉅橋粟欲使糶貴立重泉之戍名

也假設戍名欲人憚役今廣平郡曲州縣也令曰人自有百穀之粟者不

行穀十二斛也人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以避重泉之戍

而國穀二十倍鉅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鉅橋之

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無藉衣於人以鉅橋之

粟二什倍而衡黃金衡平也終身無藉於人桓公曰與

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眾弱以事一為之

有道乎管子曰唯藉於號令為可請以令發師置屯

藉農屯戍也發師置戍十鐘之家不行六斛四百鐘

之家不行千鐘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

而困窮之數困立倫反皆見於上矣君按困窮之數

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按困窮

而不得挹損焉挹損謂滅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

當也謂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合之日契責讀

則無契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

潦人饑齊東豐庸而糴賤庸用也謂豐欲以東之賤

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金五鍾

百泉則鎡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鎡齊東之粟金十

泉則鎡二錢也請以令藉人三十泉得以五穀救粟

決其藉若此則西出三斗而決其藉東出三釜而決

其藉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庫西之人饑者得食

寒者得衣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

人三十錢准以五穀今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

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智用無窮以

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巨

術因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徧行而不盡也木

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歸於諸侯寡人欲為萬民藏

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

者二家大困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

壁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行令半年萬民舍

其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者過半管子謂桓公曰北

郭有堀闕得龜者堀穿也求物反穿地此檢數百里

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比龜為用令過之平盤之中力



呈反過之猶置之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也起發也

也平盤者大盤也若汝也中大曰東海之子類

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託舍於若

託舍猶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無

貸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貸也無貸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立珽曰

無貲立龜為珽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

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

經五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珽吾今將有大

事請以珽為質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

鄉拜拜革築室賦藉藏龜革更也賦敷也藉席也才夜反孤竹之役

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中當也丁仲桓公曰反下皆同

吾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曰請

以令城陰里陰里齊城也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襲重也亦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

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十者七千珽中四千丁仲反瑗

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

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

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

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

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輸音式樹反以收石璧石壁流而

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藉陰里

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

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

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

而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今使卿藏千鐘大夫藏五百

鐘列大夫藏百鐘列大夫中大夫也富商蓄賈藏五十鐘內

可以為國委於偽外可以益農夫矣桓公曰崢丘之

戰崢丘地名未聞人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

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復之何以通

於此管子曰唯膠數為可耳膠讀曰繆假此術以陳其事也今表稱

貸之家表旌也皆望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使八使

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仍存問之謙言鹽菜

之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

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

崢丘之戰吾聞假貸吾貧萌萌與根同使有以給子之力

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

不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國中大給崢丘之謀

也桓公曰曾梁之於齊也蓬螿蓬古峰字故音尺亦反言曾梁二國常為

齊患也吾欲下曾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曾梁之民俗

為綈陵奚反縉之厚者謂之縉公服綈令左右服之人從而服之

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曾梁則是曾梁釋其農事而

作綈矣桓公即為服於太山之陽曾梁二國在太山之南故為服於此

近其境也欲魯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曾梁之賈人曰

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子十至而金三千

斤則是曾梁不賦於人財賦足也曾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人為綿十三月魯梁國中之人道路揚塵十步

不相見綫綺而踵相隨綫綺謂連續也綫息列反綺丘喬反車轂鬪騎

連伍而行鬪鬪也土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鬪管子曰

曾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綿閉關無與曾梁通

使後十月曾梁人饑餒相及相及猶相繼應聲之正無以

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曾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綿修農

穀不可以三月而得曾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錢齊糴十

錢穀斗錢周月曾梁之民歸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

予音與則意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見賢而

不見奪之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憂可洽於上也洽通

租藉者所以強求在工商曰租藉強音其兩反租稅者所慮而請

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猶求也五霸之君去丘呂其所以強求

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雅教反從也春賦以斂繒帛

夏貨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

取其穀實也是故人君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即與之

則豪富商人不得擅其利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

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

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

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

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

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於君也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

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藉謂之止生畜許牧反是使人毀壞廡室

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羸羸大賈蓄家也正數

之戶已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

者當徧行而不盡故天子藉於幣諸侯藉於食中歲

之穀碩十錢大男食四碩月有四碩之藉大女食三

碩月有三十之藉吾子食二碩月有二十之藉歲凶

穀石二十則大男有八十之藉大女有六十之藉吾

子有四十之藉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為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

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放其利也是人君

作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使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

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稽歛也委所委積之物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

令稅歛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不遂其稅也齊之北澤燒火徠而行

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曰田野闢農夫必有百倍

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桓公問管子曰此何故

也對曰萬乘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

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

春有以事耜夏有以決芸耘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

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

請勿施於天下徃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瘠

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

之壤廣若干其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壤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

皆知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藏藏錙

千鐘之藏藏錙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委積之幣

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

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

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今收糶也則魏李悝行

平糶之法上熟糶三捨一中熟糶二捨一下熟中泰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泰

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

存子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

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今本意收其

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

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則彼諸

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

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諸侯矣故善為天下

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

散不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

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

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

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此人謂土工商甚賤傷農人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其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

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

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

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

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

間嘗新春秋之祀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

三百五文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

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

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

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

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

三舍中熟自三餘三百碩長三百碩官糴二百碩此

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碩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

舍一也而中熟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

下熟糴一謂之中小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

分百碩收三中饑七十碩收二分大饑三十碩收五

分之二也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

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

之所歛官以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

熟之所歛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

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强○漢宣

帝時歲數豐穰碩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

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

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

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

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

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



人權量國用取贏散帶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
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向未能達通其制更
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
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
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
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
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
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
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
餘皆勅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
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



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
使疆壯轉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人賴之矣○齊武
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
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
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理建業今江寧郡也南徐州
二百萬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糶南荆河州二百
萬南荆河州理壽春今郡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
江州理潯陽今郡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荆州理南郡今江陵鄧州三
百萬鄧州理江夏今郡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
州二百萬湘州理長沙今郡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理西平今郡
義陽郡義陽郡理汝南今郡西荆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理歷陽今郡南兗

州二百五十萬

南兖州理廣陵今郡

雍州五百萬

雍州理襄陽今郡

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秘

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

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

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

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

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

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人必力田

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

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今彭

今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

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佳所領中下

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酌當年

義租克入

齊制歲每人出粟租二百義租五穀貴下斗墜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後周文帝

制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

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

歛○隋文帝開皇二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

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

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

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

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

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
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
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
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
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
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之絕又
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一十州所有義倉
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
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
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
稅上戶不過一碩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大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勅諸州斗秤京大府
校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
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
戶口凋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
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
輸粟名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
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
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
熟准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
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
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百姓先作儲貯官爲舉掌

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
 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
 墾田畝納二勝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
 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
 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
 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碩餘各
 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
 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
 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
 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勝以
 爲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碩

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
 斗五勝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碩折納糙米
 一碩四十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
 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二十碩

關內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五石 隴右十四萬八千一百四十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碩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四石 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七石

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四石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五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碩

關內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二萬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五千五百四十六石

河東道三千五百八十八萬九千六百八十五石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百七十五石

隴右道三十七萬一千七百八十八石劔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四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八十二石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碩

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十三石

隴右道三十萬三千四百一十四石劔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七石山南道二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關內道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七石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河西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五石劔南道七萬七百四十四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石江南道關

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其數具賦稅篇下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

而每月有蠲息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

道行割剝爲務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旣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劔南羅鳳之憑陵或金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兇逆承隙恃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
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勅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積周
月而能成之是雖神算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
深則難搖人心所係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
歛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爲獨夫殷
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

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旣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歛歛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歛人之財而得其無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治誠爲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觀歷制

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
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疆也得商鞅後周有
蘇綽隋氏有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
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
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
無代無人其餘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畧韞
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
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
捨其所省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
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至罄竭更仍貴糶往復受弊無
有已時欲有安業不可得矣故晁錯曰欲民務農在
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如此農民
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治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
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重輕化以
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
爲難矣在昔堯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
儲蓄若富歛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
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
衆廢於藝殖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